

故曰用之不可既既盡也已也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臣真述曰此一章正言其天地鬼神害盈福謙之義也言治國治軍者必須仰思天道俯察人事常宜深自儆戒曰夫天時人事乃今固開張我者莫將欲歛我乎乃今固強大我者莫將欲弱我乎乃今固興盛我者莫將欲廢黜我乎乃今固饒與我者莫將欲劫奪我乎王侯若能始終戒慎若此者可謂知微知彰矣故下文云柔弱勝剛強此亦非謂使柔弱之徒必能制勝剛強之敵直指言王侯者已處剛強之地宜存柔克之心耳故謙卑儉約即永享其年驕亢奢淫即自遺其咎蓋物理之恒也聖人猶恐不悟下文又切戒之曰魚不可脫於淵魚喻衆庶也淵喻道德也夫王者理人當須置之仁壽之域使魚在深水之中常無困涸網罟之患則獲其安樂矣又先王耀德不觀兵兵者國之利器也固不可以示見於人兵者戰而不用存而不廢之物唯當備守於內不可窮黷於外者也若

示人於外終有敗績之辱豈不慎哉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臣真述曰夫常道者謂無名之始道常者謂有名之初故本初無字乃為一氣之宗亦既有名為萬物之始又道法自然天地陰陽皆自然和合無所云為故曰無為也至於四時運行百物成熟故曰無不為也又天之道利而不害是以王者當行天之道凡天下之害知之盡無為也天下之利知之即無不為也夫天下之害莫大於用兵天下之利莫大於戰兵言王侯但能守此自然之道則物無不自化者既而化成又有嗜慾將作者即當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以不欲為根靜而歸根常而復命可謂復守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既復即萬物安得不從而正也故曰天下將自正經曰我靜而民自正又論語云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是之謂乎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臣真述曰上德者與道同體所謂三皇之時不可符而稱也故曰不德下德者為道之用所謂五帝之時親愛萌生故曰有德仁義禮者兼而行之所謂三王之初防患救亂之功興矣若德而論之將以理天下國家以及於身其揆一也故曰三皇五帝之與三王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者也是以道德仁義禮王者當兼而用之亦猶五材相質關一不可也道君所以授古及今明其失得者蓋以其千羽寢於兩階金革興於三代忠信既薄玉帛空行優劣於下衰庶歧及於前古夫禮失則亂救亂者必以禮亂猶理也言禮者理亂之首也然道君之意蓋欲其時王捨禮而行義去義而成仁除仁而尚德達德而適道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是以去彼禮義之薄取此道德之厚將以為王者之理化也豈不至哉故曰去彼取

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臣真述曰夫唯道者廣引天地神谷及萬物之得一者觀其指歸皆在於戒侯王也以用也故若曰天地無用其清寧以自安泰當須常恐有裂發之變也神谷無用其靈盈以自恃當須常恐有歇竭之困也萬物無用其生成以自長久當須常恐有絕滅之時也侯王無用其貴高以自強大當須常恐有顛蹶之禍也故曰以賤為本也非乎夫不自強大則不爭不爭則兵戰自息兵戰自息則長保天祿矣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臣真述曰此言萬物動出芸芸無不反歸於根故曰反者道之動夫常物之動動之於動唯道之動動之於靜故曰反者道之動及猶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靜為心以動為用今反其動是復其靜也故曰反者道之動也是以聖人慎其動而常處無為深達歸根守靜之義乃能知常能知常然後能不

妄作能不安作故為之明又柔弱者道之用言聖人必用柔弱之道以勝天下強暴之人也又物猶事也凡天下之事皆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以聖人常處無為之事歸復於靜則萬物皆得自然生成不假云為動作故曰有生於無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臣真述曰若聖與賢猶多品彙凡百庶士詎知等夷故道君於此畧舉上中下三級以明識道之深淺爾文宣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上士勤行之志可得而知矣又以可上可下之性故有若存若亡之機夏蟲疑冰之談故有聞道大笑之說故復建立其言有之曰明道若昧此言天之德也雖赫赫在上常如闇昧也進道若退此言地之德也雖蒸蒸在下常如卑退也夷道若頽此言人君之德也雖巍巍則天常同眾類不自標異夫如是故雖上德之君必如溪谷之卑下虛受納污也雖大潔白之君亦常如自居穢辱也雖廣大悉備常若不足也雖欲立德於人又須常畏

人知故曰若偷也雖體道真實常若渝變也大方無隅寧見圭角大器晚成不求速達大者希聲必震警藏大象何形無狀之狀道本無名強為名字作萬物安皆假借自然而生育之故曰善貸且成夫人君執德謙柔用晦無為之若此天下其孰能與之爭既無所爭則兵革自然戢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臣真述曰夫元氣始生生生不已故有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又萬物之出莫不皆負背陰陽之氣抱向陽和之中中和者乃得為人故謂之最靈既靈且智是能知損益之義乃稱號其所惡者蓋欲自取其損以冀其益爾故曰物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其是之謂歟言人之教戒亦當須取我此義以教戒之言若不知損益之道但恃眾好兵暴強輕敵必當摧辱破敗覆軍屠城即是失其死所明矣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夫治天下國家禍之大者莫過於此是以云吾將以為教父言教戒之重者亦莫過於此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臣真述曰至柔者謙虛清靜所謂自然之氣也至堅者剛強運動所謂有為之徒也夫柔靜則動弱必勝強故曰馳騁天下之至堅若人君能以精微密妙之道致無為之理則無所不入故曰無有入無間無為之事亦所謂清靜致理無為戎馬之事也不言之教欲其正身率下則人從之不待其言也故曰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也又經曰行不言之教是也然聖人之治無以加於是乎又道君歎其當代罕能行之故曰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臣真述曰名者祿位也爭者忘其身貨者財寶也貪者輕其死夫名踈於身身多於貨雖甚愚者猶必知之及在得喪之間與奪之際則中智之徒盡未能免其惑也故唯聖人能知戰鬪之可息不爭其名知財貨之可足不害其身不多藏不厚亡是終厥身而辱殆所不能及故可以長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臣真述曰夫聖人雖處萬全之地亦不矜其成常若虧缺故其用也終無弊敗之憂雖居至滿之勢亦不驕其盈常自謙虛故其用也永無窮困之厄又直於其人曲於其己故曰若屈藏其機微用其質樸故曰若拙際其文

詞絕其給佞故曰若訥且此上文數節詳其大歸終本於清靜之德故引躁靜相形寒熱相勝之義以證之夫清靜者無為也無為者亦謂無為於兵戰之事乃可為天下之長也又經曰我好靜而人自正又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皆此類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臣真述曰夫去奔走之馬糞荆棘之田非有道歟四郊多壘戎馬生於其間非無道歟是以人君恐可怒於心則天下之人皆得罪矣嗜慾至而不知止足之分則天下之人皆受禍矣又人君所欲盡得則天下之人悉罹於殃咎矣必也上之人能知足之為足則天下之人孰不常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章第四十七

臣真述曰夫人君則天放地恭己正南面無為於上垂拱而已無不為於下各有司存自然百度惟負萬物咸若何必行而後知見而後名為而後成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臣真述曰為學者謂傳習前王禮法政令滋章故曰日益也為道者謂善閉七門克持三寶故曰日損也夫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故曰損之聖人之道損有餘奉天下故曰又損之能用此道自然以至於無為矣夫聖人少思寡欲偃武修文自然無所云為也又天下之利知無不為故曰而無不為也又聖人為君常無為無事以百姓心為心乃可以取天下之心也及其有事也則以賦稅奪人之貨財及其有為也則以干戈害人之性命夫如是則親離眾叛國滅人危又何可以取天下之心哉故曰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臣真述曰聖人以百姓心為心者蓋所謂以欲從人之義也人之不善吾亦善之者謂亦

以道德教之使之為善故經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是也又人之不信吾亦信之者言我信不足使人不信亦以道德教之使之有信故曰德信又在猶察也聖人察天下常憐憫然不停不息而為渾同其心皆使去惡從善

是以百姓悉傾注其耳目而視聽聖人之恩意而聖人咸子愛之故曰皆孩之既孩撫天下之人則為人之父母明矣豈有人之父母肯以干戈刑罰而欲害其子乎必不然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臣真述曰動出為生休入為死十有三者所謂四關之與九竅也夫四關者性命之源流九竅者嗜慾之門戶源流則動靜存其節門戶則啓閉有其時順之所以長生逆之所以致死又存生者莫過於養養過者復傷其生故曰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善攝生者謂聖賢也伏以道君謙不自言故曰蓋聞也夫聖人之道利而不害物豈能傷故雖之原陸亦不敗獵而求遇虎兇以殺之雖入軍中亦不被帶甲兵而求殺其敵是以終無角爪鋒刃

之患者以其能和光同塵調養元氣存綿綿之道得生生之理故曰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又末世用兵置之死欲求不死其可得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臣真述曰夫乾道無情而生坤德無情而畜是以物得流形勢得化成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尊德貴皆自然受天之爵祿也其孰能有封建者乎於是王侯則而象之言王者當宜生畜長育成熟養覆萬物而不失其時仍不有其功不恃其力絕其宰割息其鬪爭夫如是乃可謂合天之德也故曰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臣真述曰道始有名乃為天下母王在域中故象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言王者必當守道育物塞聰蔽明則永無勤苦危殆之事又能見其微細之萌而防杜之乃可曰明又能守其柔弱之道必終得其強大矣用其光言耀德於外歸其明謂體道于中治國治軍無害於物何殃之有故曰襲常襲猶密用也言王者常當密用斯道也已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臣真述曰我者我侯王也言侯王有能介然獨知行於大道唯所施為之事正當敢可畏慎爾言其大道坦然甚平易而人不行但好趨其斜徑以求捷速之幸益欲速必不達故深戒之又言朝廷公署雖甚掃除修潔然而田野亦甚荒蕪倉廩亦甚空虛而戎臣武將不限有功無功皆披服羅紈橫帶刀劍屬厭飲食多藏貨賄專取不足之人奉有餘之室此誠所謂盜賊之矜誇豈可謂大道也哉此蓋道君深歎衰困之時天下若此之過故立此章以切戒之也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臣真述曰善建者謂創業之主以德昇聞故一立而不可拔也善抱者謂繼體之君以仁守位故一持而不可脫也此一章蓋明其全用修德行仁以傳萬祀之福都不在曆數時運干戈強力以取之也故經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且自古天皇以降至于五帝子

孫承繼其位者多至數萬年少亦數千歲暨于三代雖有辟王傷之猶得八九百年然後分崩離析以喪其國由是而言豈有曆數時運干戈強力者耶必不然矣又文王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故經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豈不謂然乎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德厚之君必精全氣和有如赤子之狀無機無慮自誠而明是以物莫能害夫毒蟲猛獸攫鳥者兇兇惡賊害之人言兇惡之徒雖有猛銳鴆毒之氣終亦不能傷於德厚之君也又引號而不嘔和之至者夫五常畢備謂之和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又生生滋益乃謂之祥言君人者當宜日自損戒其身心必令柔弱慈哀不能使氣任力故為強梁傳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明其使氣者不可久也又強者為壯壯者則老師老為曲義亦在茲故戒之早止令勿復行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臣真述曰夫以道用兵則知者必不言其機也言者必不知其要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者兵之深機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者兵之至要也並不可待而言也是以謂之玄同故聖人之師以戰則勝以守則固非天下之所敵也然而不敢輕天下之敵是以遠近者不可得而親疎患怨者不可得而利害等夷者不可得而貴賤故為天下之所貴重也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臣真述曰治國者以政政者正也君率以正孰敢不正用兵者以奇奇者權也權與道合庸何傷乎以無事取天下無事者無兵革之事故曰吾何以知其然以此又曰天下多忌諱者以其漁獵竭澤禁止多門財不足於人利不流於下下之彌貧固其宜矣又使天下之人皆得肆其權謀操其利器非昏而何昏猶亂也民多伎巧奇物滋起必蕩上心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人不畏死也是以聖人云

我無為而人自化言無為兵戰之事則人安而從化也我無事而人自富言無賦役之事則人理而日富也我好靜而人自正言歸根復命而人自正也我無慾而民自樸言不為嗜慾所遷則自樸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臣真述曰夫為君之道必當隱其聰明寬其教命常悶悶然則民自樸素矣若上有奇察之心則其下之人必欺運苟免不誠不信矣又福倚禍中禍藏福內唯人所召因事而生往來勝負之場追隨寵辱之際將迎或異休戚必同自身及家自家及國以至于天下無大無小所宜畏慎唯此倚伏爾又凡人之情但欣福來罕憂禍至且處禍之時萬慮思福居福之地一不防禍故曰孰知其極矧乃以正為邪以善為祿故曰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自居其方亦不裁割於人自守其廉亦不穢鄙其俗屈己伸人故曰直而不肆藏明用晦故曰光而不耀

治民事天章第五十九

臣真述曰齊猶愛也言王者治人事天必當以仁愛為宗故曰莫若齊夫仁愛之道行焉則天下早服天下早服故謂之重積德重積德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曰無不剋無不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謂道也謂王者守國有道自然根深蒂固以享長生久視之福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

治大國章第六十

臣真述曰治天下國家之人皆似烹煮小魚也當以安靜不撓為本既以安靜為本自然不失其道道既不失陰陽大和陰陽大和則風雨時若風雨時若則百靈獲安百靈既安則妖精之徒不能為變恠之事故曰其鬼不神且明王在上兵革不興信順之人天地福祐是以聖神協應盛德交歸焉不亦宜乎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臣真述曰此章極言王者常以謙下為德也豈以兵革強力而求勝負於其間哉夫大國小國之交人事兼畜之義考其情理豈非各務其所欲耶夫各求其所欲必則大者宜為下明矣凡謙卑之道皆損上益下其用在上不在下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其是之謂乎

道者萬物章第六十二

臣真述曰聖人所以寶此道者以其可保保

養天下之人也夫天下之人善者少不善者多其可盡棄之耶是以聖人立天子置三公務戰于戈不用刑罰美其言尊其行冀其遷善理而化之故為天下貴何拱壁駟馬而欲較其優劣哉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臣真述曰至道之君端拱垂衣而治故曰為無為也偃武不爭故曰事無事也含道存神故曰味無味也夫萬國之心兆人之性冬寒夏雨尚有咨嗟王者之心豈限大小寧論多少皆當以德綏之俾無怨咎故曰報怨以德夫天下難事必作於易者言人君若有所慢易則必有禍難之事生於其間也天下大事必作於細者言人君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也是以聖人防微以至於著積小以成其大若於己著已大而後為之則不及已故曰終不為大乃能成其大若故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理固然矣又簡易之道則易從也慢易之失則難生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者重慎之至然後能於萬事萬機竟無所難故曰終無